

翦

燈

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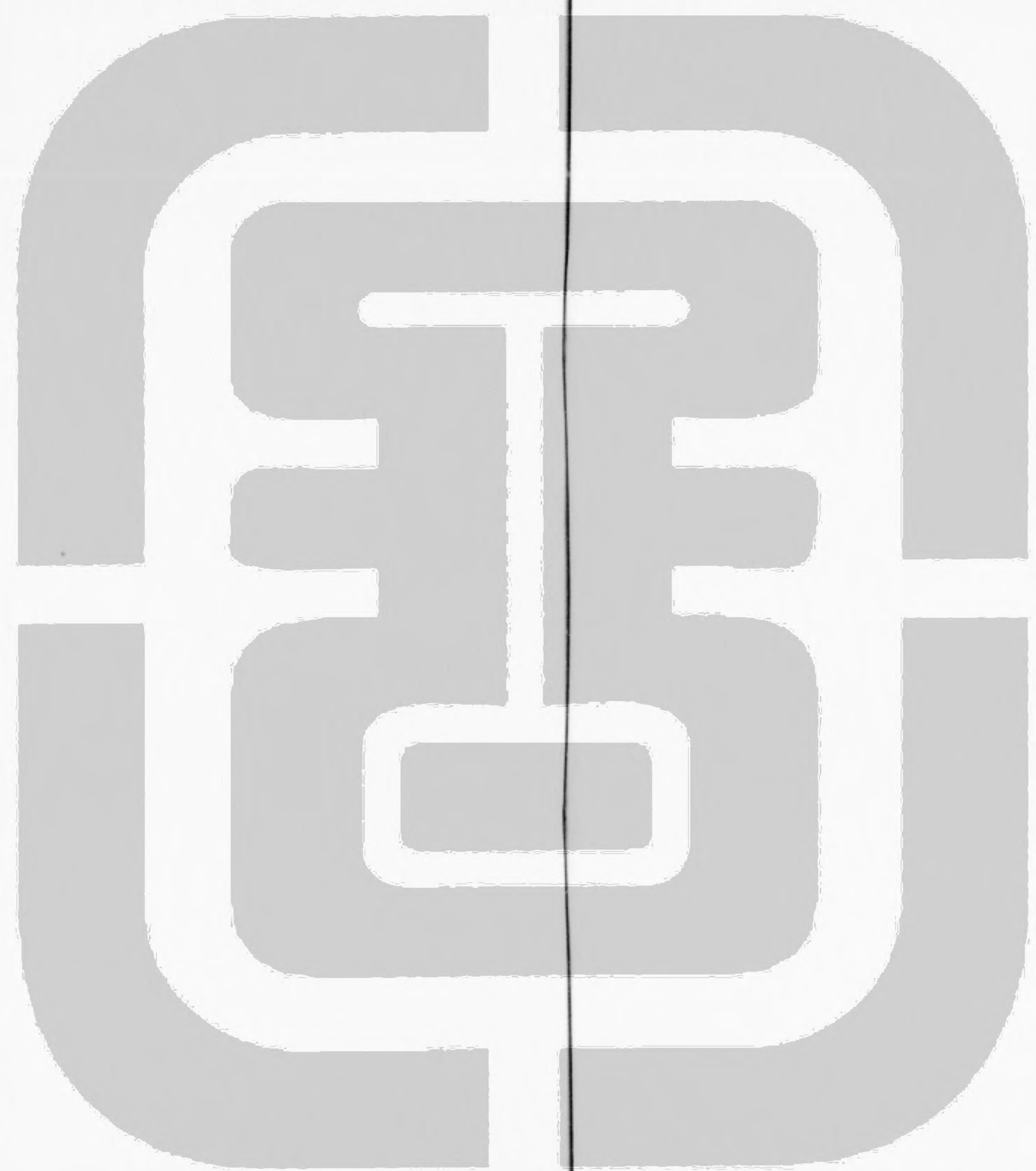
話

二



剪燈餘話

二



剪燈餘話卷之二



廬陵

李昌祺

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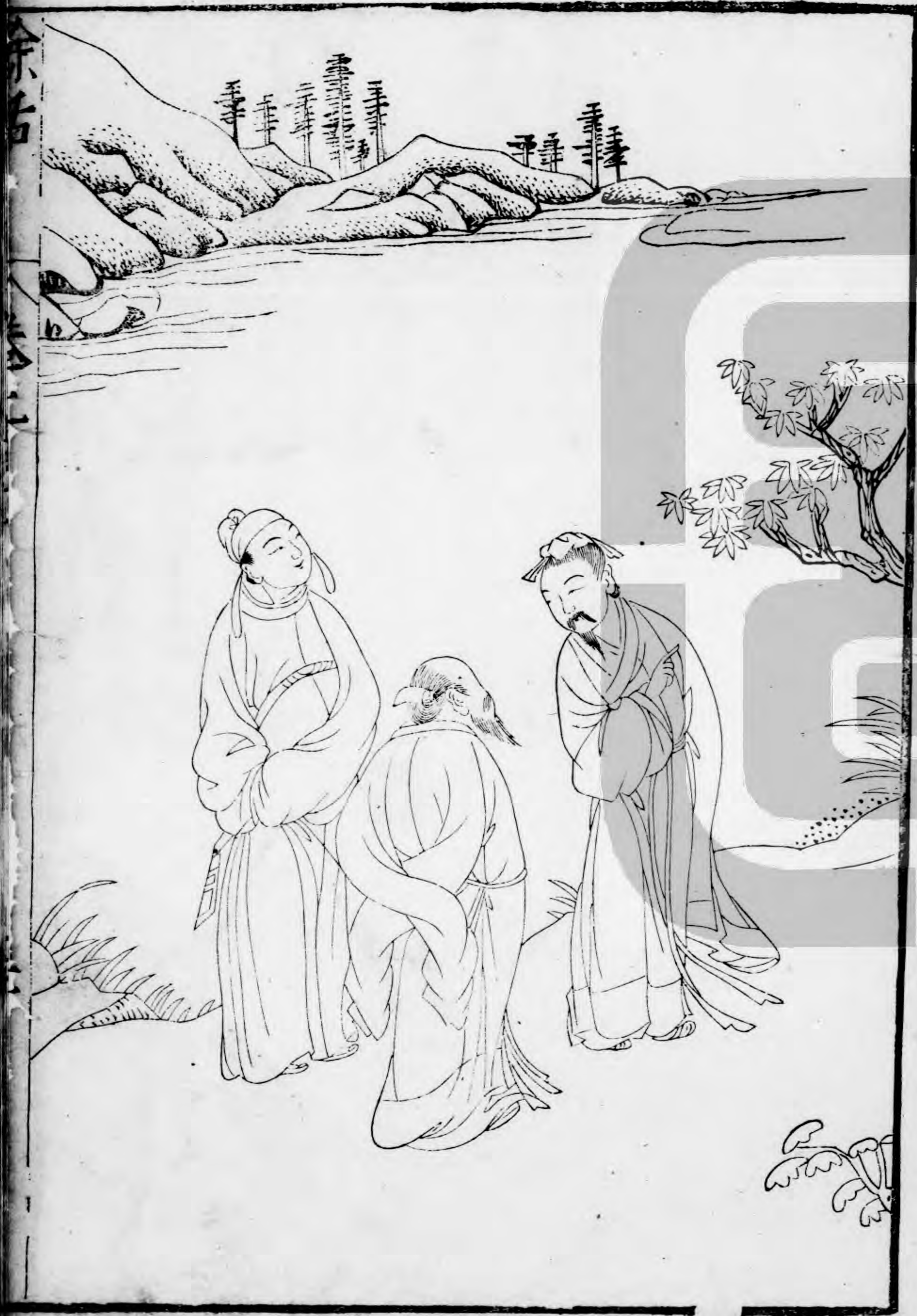
新安

黃正位

訂定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爲奎章閣授經郎時居順天館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爲隣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鑒定守愚亦雅好吟詠兼嗜綠綺與貫交游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



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名女焉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猶兄弟呼爲粹舍嘗與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學畫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日得婿如粹舍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愚出爲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樓尤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卽日往訪則

瓊瑤環珮已適人惟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悒快殊甚蓬萊雖爲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末由彼此時時凝立樓欄相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粹接視之上畫緋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瓣重臺曾是劉晨舊看來只好天台雲裏種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

玉蕊含春捏素羅。歲寒心事諒無他。縱令肯作仙
郎伴。其柰孤山處士何。

用綵繩繫琴軫三枚墜之。投還蓬萊。蓬萊展看有孤
山處士之說。知其未已。訂盟林氏。裏情不白。惟悶悶
而已。未踰時。值上元節。閩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
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于其門。更深人靜。果有女
夫昇轎數乘而前。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轎。婢妾追隨。
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轎
傍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銀燈影裏見驚鴻。綵輿亦似蓬
山隔。鸞自西飛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與語。訴其所懷。而從者紛紜。不
敢啓口。亦於轎中微吟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肯負歲寒盟。調羹欲問真
消息。已許風流宋廣平。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坐樓中。念
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
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鮮。颺起五色琅玕夜。親洗矯翮躡躑擬。
並棲九苞文彩如露綺。驚飛忽作丹山別。弄玉簫
聲怨。嗚咽咫尺秦臺隔。弱流瑣窻繡戶空。明月颺
颺掃尾儀朝陽。可憐相望不相將。下謫塵寰伴凡
鳥。不如交頸兩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荔子。一盤來。粹詭曰。往
在都下。與蓬萊同學。有書數冊未取。以此帖呈之。俾
早送見還也。婢不悟是詩。持去。適與蓬萊讀之。垂泣
曰。嗟乎。郎尚不余諒也。乃作龍劍合曲答之。示終身

相從之意。寫以魚箋。密寘古文真寶中。付婢。綠荷曰。
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次持去還之。婢送粹所揭
之中。有箋爛然。知必詩也。題曰龍劍合曲。曲曰。

龍劍埋沒獄間久。巨靈晝衛鬼夜守。蛟螭藏題題
走精光橫天氣。射斗冲玄雲。發金鑰。至寶稀世有。
奇姿爍人聲。撼牖鷄膏潤。鏗鳳刻首。龍劍煌新離。
房靜垂流電。舞飛霜影含秋水。亦拂銜麗。歛團金
寶珠裝。司空觀之識其良。懸諸玉帶間。金章紫焰
煌煌明。瑤璫星折中台事。豈常逡巡莫敢住。一去

墮渺茫。龍劍靈是龍精瑩。如鷗尾。搖清水。雄作萬
里別。雌傷千古情。暫留塵埃匣。何日可合。并會當
逐風雷相尋。入延平。純鈎在。瑋琰。縱然貴重非我
匹。我匹久臥潭水雲。一雙遙憐兩地分。度山仍越
壑。苦辛不可言。天遣雷煥兒。佩之大澤瀆。鏗然一
躍同駿奔。駭浪驚濤白晝昏。始知神物自有耦。千

秋萬歲肯離羣

粹讀之曰。清才麗句。無婦人女子萎蒸之氣。宛然李
青蓮之韻度也。是豈尋常庸碌者之妃哉。俄而閩中

大疫。蓬萊所議林生竟成。賈夫婦知粹未婚。乃遣人
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六禮既備。親迎有期。
花燭之夕。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因各賦詩
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粹詩

曰。

海棠開處燕來時。折得東風第一枝。鴛枕且酬交
頸願。魚箋莫賦斷腸詞。桃花染帕春先透。柳葉蛾
黃畫未遲。不用同心雙結帶。新人元是舊相知。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卽相憐。有分終須到底圓。舊女壻爲新
女壻。惡因緣化好因緣。秋波淺淺銀燈下。春筍纖
纖玉鏡前。天遣赤繩先繫足。從今喚作並頭蓮。
蓬萊自入上官之門。孝事舅姑。恭順夫子。一家內外
罔不稱賢。暇則與粹唱和詩詞。娛情琴書。平生所作
編成一集。粹題之曰絮雪藁。且爲序於首簡。詩與序
多不錄。姑載一二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團團。冰肌玉釧寒。杏梁棲隻燕。菱鏡掩孤

鸞。殘樹枯黃遍。圓荷濕翠乾。綉奩生色畫。窻下帶
愁看。

白苧詞二首

茜裙紫袖映猩紅。飛絮輕颺。桃花風緩。歌白苧。捧
玉鍾。嬌音芳韻繞簾籠。梁塵飛墮。雲凝空。秋波回
目。蛾掃黛。餘聲悠揚。歇還在。歌歌當聽。杯當再。綠
髻朱顏能久待。

響如蒼玉觸鳴璣。蹀躞錦袖紅地衣。迴風激雪當
世稀。翻身按節疾如飛。香塵濛濛髮委墜。玳筵夜

靜紗燈晦。蛟綃濕透。臙脂淚。

春曉曲

芳池冰影薄。曲鑑鳥聲嬌。鸞鏡紅綿冷。蛾眉翠黛
銷。冶容舒嫩萼。幽思結柔條。纖指收花露。輕將雪
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羅幌涼風動。冰匣掩香紉。繡衾誰與
共。螢影度疎簾。獸爐寥寥煙。銀缸芳燄滅。自脫翠
花鈿。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兩宿花
房。

謝大姊惠鞋

蓮瓣娟娟遠。寄將綉羅猶帶指。尖香官。鸞着上無
行處。獨立花陰看鴈行。

詠並蒂荔枝

植物生聯蒂。應知造化。成深閨。憔悴質。見爾重含
情。

園中詠菜

滿圃綠纖纖。芳苗雨後天。惟應窮措大。咬得寸根
甜。

粹時才名籍甚。當道有欲薦之者。蓬萊苦口止之曰。今風塵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曰。令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粹然之亦無意於出。乃以親老辭。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爲至正壬寅。閩城爲盜所據。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挈家遁。盜縱跡

得之。盡戕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殺。將以爲妻。蓬萊知不免。給盜曰。我一家盡歿。無所於歸。將軍縱舍我。我亦何以爲生乎。願事將軍終身。乞埋其故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屍所。拔佩刀爲掘一坑。掘訖。植刀於地。坐於旁。曰。吾倦矣。吾倦矣。目蓬萊。使取刀抄土掩之。蓬萊卽舉刀自刎。曰。歿作一處無恨也。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歿則歿。我定不教汝歿。作一處。遂埋蓬萊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燕只普化。爲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兵克城。

民方復業又數年有同避寇者始備說蓬萊事平章遣人視之將以禮改葬至則兩墓之上各生一樹相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親往視之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爲連理塚樹閩人至今稱之不絕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諸生日與嬉遊愛之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

賞殆遍嘗曰吾平生懶事聲利但長得好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奈何使去且官清瓊冷路費艱難公宜再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藉俸金爲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附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羣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爲上賓且謂百祿曰令嗣晚間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花晨洙解齋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偏山下皆桃樹花方盛



黃一林

開。洙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竚花下。洙不敢顧而去。爾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詣謝。至門。鬚人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內廳。美人出相見。笑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卽吾西賓。奚謝爲。洙起揖曰。敢問夫人名。閻爲誰。與敝東何親。美人曰。此爲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久。茶至。再洙辭出。美

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盛東知君至此。而妾不能爲一欸曲。惶愧殊甚。卽陳酒饌。設二席。與洙耦坐。坐中勸酌極至。語雜諧諢。洙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縱。美人曰。聞君倜儻俊才。雅能賦詠。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旣遇賞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尤多。皆真跡。炳然如新。洙玩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徹去舊俎。別出佳釵。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璃杯酌洙。洙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高唐夢。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爲題。共聯一首。如何。洙曰。謹如教。美人倡曰。

韶豔應難挽。芳華信易凋。綴堦紅尚媚。

委地白仍嬌。墜速如辭樹。飛遲似戀條。

蘇鋪新蹙綉。草疊巧裁綃。麗質愁先殞。

香魂痛莫招。燕銜歸故壘。蝶逐過危橋。

粘帙將晞露。衝簾乍起颿。遇晴猶有態。

經雨倍無聊。蜂趁低蕪絮。魚吞細雜藻。

輕盈珠履踐。零亂翠鈿飄。鳥過生愁觸。

兒嬉最怕搖。褪萼浮雨澗。殘蕙漾風潮。

積逕教童掃。沿流倩水漂。媚人沾錦瑟。

淪茗入詩瓢。玉貌樓前墮。水容夢裏消。

芳園曾藉坐。長路或追鑣。羅扇姬盛辦。

筠籬僕護苗。折來隨手盡。帶處近鬟焦。

泥浣猶悽慘。甕空更寂寥。葉濃陰自厚。

蒂密子偏饒。豈必分茵溷。寧思上研硝。

香餘何吝竊洙珮解不煩邀薛治態宜宮額洙

痴情妬舞腰薛粧臺休浪拂洙留伴可憐宵薛

聯成美人出小箋寫之寫訖夜已一鼓延入寢室自

薦枕席魚水歡情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慎

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獅

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來勿效薄倖

也洙遂給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

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莫

知者惟賞花玩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

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

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

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朵幾枝柔傍吻 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樹松

右春

涼回翠簾冰入冷 齒沁清泉夏井寒

香篆裊風青縷縷 紙牕明月白團團

右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

柳風凋樹晚山蒼

孤燈客夢驚空館

獨鴈征書寄遠鄉

右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

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

淺碧茶甌注茗清

右冬

讀與洙聽洙歎其敏妙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正所謂
木桃瓊瑶敢望報乎洙荅曰真白雪陽春難爲和耳
亦賡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

八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

粉落晴香雪覆松

右春

瓜浮甕水涼消暑

藕登盤冰翠嚼寒

斜石近堦穿荀密

小池舒葉出荷團

右夏

殘日絢紅霜葉赤

薄煙籠樹晚林蒼

鸞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

右秋

風捲雪蓬寒罷釣

月輝霜拆冷猷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

淡影梅橫紙帳清

右冬

美人且讀且笑曰絕好妙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方之迨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耻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於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爲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

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錄云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没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没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贍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之類特戲笑之語耳若其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恨杳如寒塞長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酒罷就枕洙

餽以八珠耳璫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猶君子之嘗在耳邊也。又踰時，洙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作懊惱曲怨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卽造平氏。美人迎謂曰：何久別耶？洙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人，今違人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謔間，出前曲示洙，曰：

黑鉛鑄劔難爲鋒

碧芰製衣寧禦風

歛漆阿膠忽紛解

清塵濁水何由逢

又

請看綠草南園蝶

並宿花房花亦悅

鴛鴦頭白不相離

那學秋胡便長別

又

東隣美女弄玉梭

雪縷鳳機成素羅

雨意雲情肯輕許

縱然折齒將如何

又

深深永巷閒風月

錦帳蘭缸淚如血

血點年深久尚紅

至今洒在同心結

洙愛其才色眷戀愈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
 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慢舞淺酌
 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二人勅敵也乃以睡鴨爐焚
 香紅蚪脯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楹洙曰昔韓昌黎
 與孟郊城南聯句鬪雞石鼎秋雨等作宏詞險韻膾
 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率
 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美人生賦曰
 庭月如鋪練薛池星似撒碁洙天空河影澹薛
 節換斗柄移洙梨棗低垂樹薛藤羅密蔓離洙

草紛螢火亂薛榦偃鳥棲欹洙怪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似姬洙髹盆涼沁水薛紈扇靜搖颺洙
 雙陸收骰局薛琵琶上練絲洙砌蛩音遠近薛
 簷馬響參差洙銀作彈箏甲薛鼉為冒鼓皮洙
 秋筠斜織篔薛暑帳薄裁絺洙宿燕棲還起薛
 驚禽下復疑洙地幽塵閨寂薛城遠漏逶迤洙
 窈窕來紅拂薛雍容識紫芝洙緣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難欺洙幸已逢良夕薛難哉遇少時洙
 慇懃酬契闊薛傾倒極淋漓洙蓮石瑤琴軫薛

荷箇碧酒卮洙 鱠呼能婢斫薛 瓶喚小鬟持洙

殼破開螃蟹薛 唇腥啖蛤蜊洙 菱煩織手剝薛

肉拔利刀披洙 令急航行速薛 謳清曲度遲洙

勸酬兼爾汝薛 講論雜呼而洙 冷脆嘗瓜果薛

鹹酸啜醢醢洙 艷杯浮琥珀薛 異器捧玻璃洙

熊掌停象筋薛 酥湯進密脾洙 渴來便茗好薛

酣後快水宜洙 妙句聯將就薛 狂心坐已馳洙

歌筵渾可罷薛 臥具早教施洙 不用尋桃葉薛

那須聽竹枝洙 媚人鶯語滑薛 惱醉蝶情痴洙

咳處珠凝唾薛 顰時黛蹙眉洙 釵斜金溜髻薛

釧冷粟生肌洙 小小真能諱薛 盼盼最解詩洙

風流雲雨夢薛 宛轉艷陽詞洙 步緩腰肢裊薛

鬟低卑語私洙 夜香防竊聽薛 午浴避潛窺洙

綉履含羞脫薛 銀燈帶笑吹洙 素羅床畔解薛

粉汗枕前滋洙 暖玉綃籠笋薛 春葱指路錐洙

雲偏鬆綠髮薛 浪颭動青幃洙 狎能堪歸盡薛

嬌顏可療饑洙 襪塵新舞浣薛 鬢賦宿油脂洙

荀鶴高文譽薛 崔鶯絕世姿洙 未誇連蒂好薛

只美並頭竒洙何處空題葉薛誰家謾結稿洙

漆膠當自固薛衽席只余知洙慎勿萌嫌隙薛

毋令惜別離洙芝蘭同臭味薛松柏共衿期洙

永奉閨房樂薛長陪楮墨嬉洙太山如作礪薛

此志莫教虧洙

或日洙館東偶過泮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一歸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更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暫輟一季爾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

晚洙果告歸張潛使人視其所往及半途不覺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怪次日洙來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縱迹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追洙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

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兼諸姊妹亦無事平姓者必崇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抵暮私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郎勿怨蓋冥數盡於此也與洙痛飲且叙歡情戒曉美人說洙曰從此永別後會難期無以將意乃出灑墨玉筆管一枝爲貺云此唐物也郎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再去自出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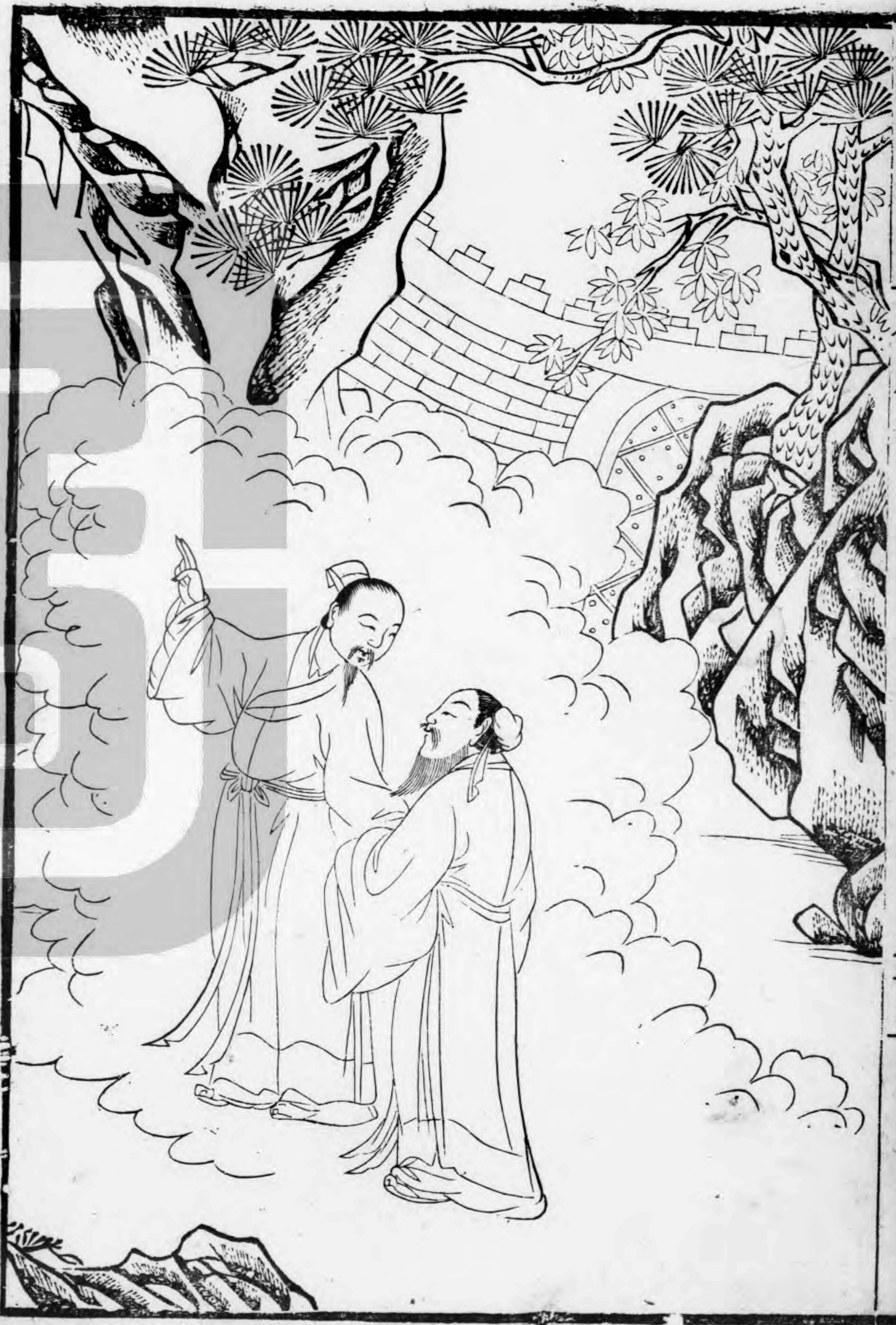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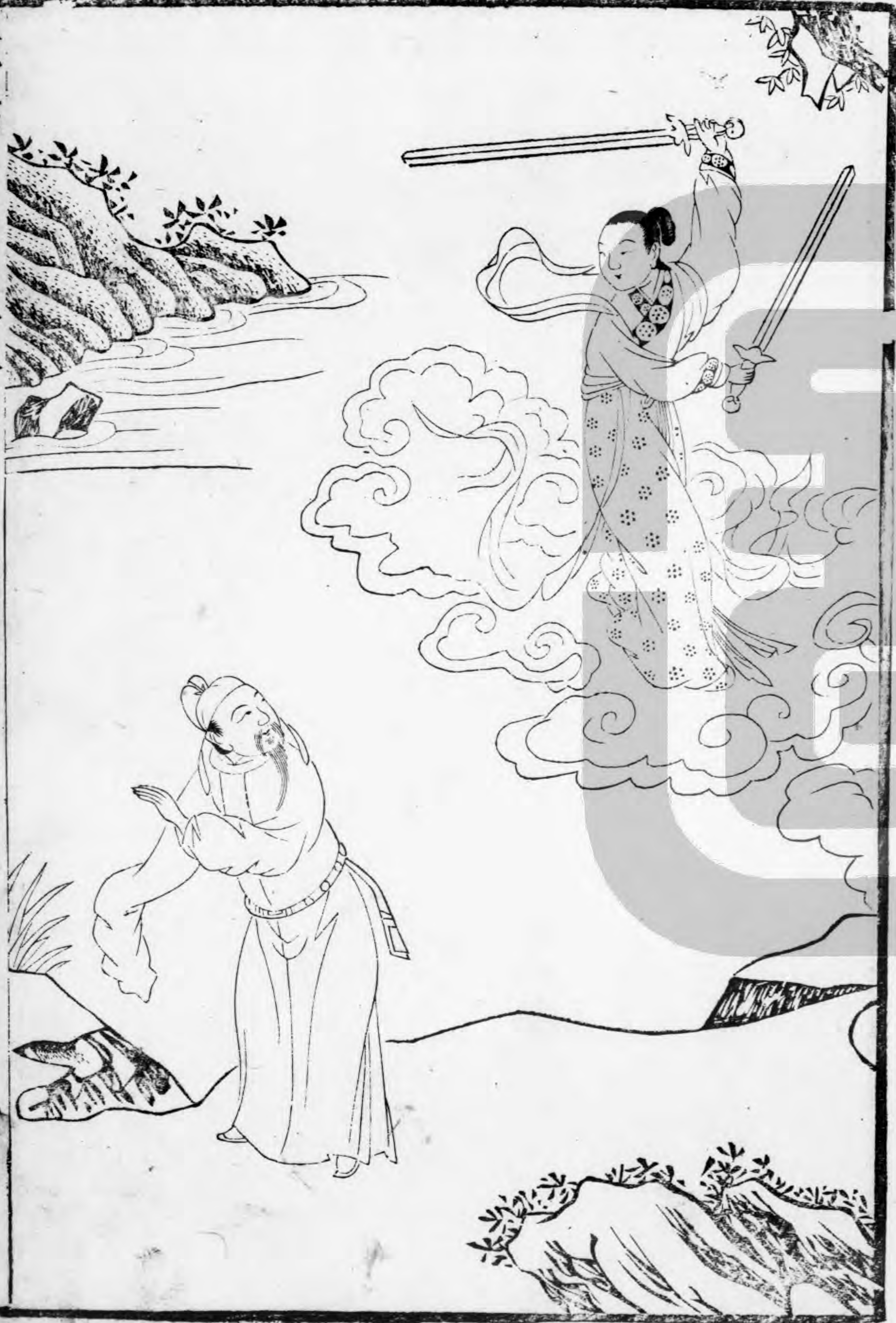
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爲備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怪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遙指曰在此至則迥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莖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種桃百株爲春遊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嫁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

者城中亦無此額。而文與孝合爲教字。謂教坊也。教坊。唐妓女所居。濤爲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況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貯。當駢鎮蜀。濤於諸妓中最蒙寵侍。筆與鎮紙皆駢賜也。兼所藏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紫微最多。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卽錦江膩滑峩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是也。其爲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無庸深究。百祿甚以爲然。然恐其終爲所惑。急遣還廣中。寶藏數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沫亦入學爲生。

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焉

青城舞劍錄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下通劍術曉兵深於智畧號文武才王雖畜之未始竒也惟樊口衛君羨重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久極盛而豐在大王觀之固以爲高枕肆志之日惟聲色狗馬是務焉知其他在愚輩觀之蓋有甚不然者官裏老而昏竒氏寵而橫哈麻雪七之徒又以演樸兒法盡惑君



心賄賂公行。是非顛倒。天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而不知。武備弗脩。朝政廢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始猶一髮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可畏也。蘇老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懿親江漢。藩屏宜求賢納士。選將練兵。節用儲財。陰為之備。萬一風塵草動。寰宇土崩。即便指麾義旅。率先赴難。上以紓君父之急。下以盡臣子之心。克復神州。光膺舊物。然後奉身而退。口不言功。懇請歸蘇。世守南紀。使執筆之臣。書為大元宗英秘。在金匱垂之萬年。豈不韙哉。

豈不盛哉。王怪之曰。爾非病風狂痴耶。何言之不倫。如是。吾將執爾送縣官矣。二人嘿然而退。計曰。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尚可教以有為哉。盍求豪傑者而佐之。豎子不足謀矣。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於黃鶴樓而遁之。本無詩曰。

平生智畧滿胸中

劍拂秋霜氣吐虹

耻掉蘇秦三寸舌

要將事業佐英雄

固虛成詩二首曰

膽氣堂上七尺軀

壯心肯作腐儒迂

橋邊黃石徒爲爾

自有龍韞一卷書

又

芙蓉出匣照寒鉞

上帶仇家血影光

前席早知無用處

錯將豪傑待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至正乙未倪文俊陷沔陽威順之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膠舟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思之百計覓二人不能得陳友諒聞其往來光黃間具書禮請之不至翩然入蜀旣而明玉

珍據四川素聞二人名物色不可得迨天朝旣平群寇四海一家君羨兄君彥爲西充縣丞君羨往省候之回途舟敗同船之人盡葬魚腹獨君羨負得一板浪滾及岸因而不死然行李盤纏一時俱盡偶腰間碎銀數星在急投近岸民家覓火燎衣買食充腹躑躅徬徨計無所出民家翁視其辭貌知非常人頗善待之留數日因出縱步忽二道士前揖曰衛君一寒如此哉視之真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無憂也挾往歸家則青城山也高墻華屋深院曲房蒼頭

數人列侍左右。俎豆備水陸之珍。歌舞極聲容之盛。與君美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卽入黃牛。久隱青城。忽逢青眼。其爲喜尉。追不可言。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頻仰乾坤。飄搖萍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七酣氣豪。論議蠶起。本無曰。天下之事。在乎知機。七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思子曰。君子知微。皆謂是也。古今以來。豪傑之士不少。其知幾者。幾何人哉。吾於漢得張子房。

焉。子房事載史冊。不必贅論。盍相與論其幾乎。夫漢祖之臣。莫踰三傑。而子房又三傑之傑者也。項羽傑於高祖。而爲高祖所滅。子房之謀也。是子房非特三傑之傑。并傑於高祖項羽矣。且高祖爲是三傑之目者。思之之萌也。子房知之。蕭何韓信不知也。故卒受下獄之辱。夷族之禍。子房晏然無恙。夫禍不在於禍之日。而在於目三傑之時。天下未定。子房出奇無窮。天下既定。子房退而如愚。受封擇小縣。偶語不先發。其知幾爲何如哉。誠所謂大丈夫也矣。固虛曰。吾於

宋得一人焉。曰陳圖南。五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何時而已乎。圖南窺見其幾。有志大事。往來關洛。豈是浪遊。及聞趙祖登基。墜驢大笑。故有屬豬人已着黃袍之句。就已字觀之。蓋可見矣。既而拂袖歸山。白雲高臥。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引高騰。不見痕迹。所謂寓大巧於至拙。藏大智於極愚。天下後世知其為神仙而已矣。知其為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突。與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人亦有言。英雄回首。即神仙。豈不信欬。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

塵埃富貴。向聞高論。猶似未能忘情者。豈不為修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衛君平日議論如此之高。今之識趣。何如此之下。夫循行數墨。拈筆呻吟。儒之士。直熊經鳥伸。導引服氣。仙之糟粕。吾之所謂修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岩。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為之吐舌。舌久不能收。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為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是劇

飲大醉本無賦詩曰

蓋世英雄蓋世才

關河百戰起塵埃

天下黃金謾築臺

壯志已成終古恨

遼東白鶴空留語

殘編付與後人哀

東風萬斛曹瞞艦

盡化周郎一炬灰

固虛續吟曰

豪傑消磨歎五陵

髮衝烏帽氣填膺

眼前不是無英俊

身後何須論廢興

當道有蛇魂已斷

渡江無馬議難憑

可憐一片中原地

虎嘯龍吟幾戰爭

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闕。執杯酬謝於二公。自歌以侑焉。詞曰

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棊子當局。方知難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愕。寥落相見處。萍水異鄉。爛熳清宵。酌說到英雄。身同夢。遊盡劔鋒。蓮鏑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嘆惜。這

一番歸去似遼東鶴

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其一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同送。君美青城道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爲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於塵埃中見電光翕歛，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陟壁窮崖，殊無有路。君美乃氣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若刃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

旁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何夜握君美手，東南而逝，將三更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已去久矣。竟不知其何術也。洪武二十年，君美有婿單公鉉爲庫官，嘗爲人道婦翁事，亦與此脗合焉。

秋夜訪琵琶亭記

洪武初，吳江沈詒舉弱冠，美姿容，詩學薩天錫，字學邊伯京，皆爲時輩所稱許。嘗和天錫過嘉興詩韻，題吳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里

楊柳芙蓉映湖水



余告
卷二

餘言
卷二

三

三

閭門過去過盤門

半捲珠簾盡樓裏

麋蕪生遍鴛鴦沙

東風落盡棠梨花

館娃香逕走麋鹿

清夜鬼燈籠絳紗

三高祠下東流續

真娘墓上風吹竹

西施去後屨廊傾

歲七春深燒痕綠

和東南形勝繁華裏

舞臺歌榭臨甌沙

粉墻半出櫻桃花

採香蝴蝶飛不去

撲落輕盈團扇紗

吳歌子夜憑誰續

柳陰吹散柯亭竹

范蠡扁舟去不回

惟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皆類此。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復利其賄。或欲舉爲孝廉。或欲保爲生員。旁午紛紜。殊無寧日。韶雖不吝於財。實厭其撓。乃謀於妻兄張氏曰。如之何其可。張曰。惟有遠遊。差可避耳。韶然其計。乃拉中表陳生梁生乘舸。載巨編。載萬億重貲。遨遊襄漢間。次于九江府。爰匡廬之秀。覽彭蠡之清。留連郡郭。吊古尋幽。衆稍譏之。韶不恤也。因歎曰。吾儕幸家富。年少粗知文墨。茲行蓋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

屑屑計刀錐之利哉。遊益數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梁陳二生同訪琵琶亭。吟白司馬蘆花楓葉之篇。想京城女銀鞵鐵騎之韻。引睇四望。徘徊久之。于時月明風細。人靜更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得非商婦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日豈得容易呈身哉。陳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縱使尊前輕籠慢撚。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耶。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回船。竟莫

知其何故。獨韶迭宕好事多情。晝日往究其實。躊躇之間。了無所見。與闌躄倦。方欲言還。忽竒香馥郁。縹緲而來。韶異之。延佇以俟。茶頃一麗人宮粧豔飾。貌類天仙。二小姬前導。一持黃金吊爐。一抱紫羅綉褥。冉冉登階。意必貴家宅眷。臨賞于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超出拜見。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梁商婦見目。無亦

太過乎。韶倉卒莫知所對。麗人呼使同茵。辭讓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人曰欲陳本末。懼駭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僞漢陳主婕妤。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歿。殯于亭。近二侍兒。一名鈿蟬。一名金鴈。亦當時之殉葬者。韶素有膽氣。兼重風情。不以為怪也。麗人曰妾沉鬱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昨宵為諸郎所據。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良宵。復遇佳客。足以償矣。使鈿蟬歸取酒。殺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即昨日所謳之。

念奴嬌也。詞曰

離離禾黍。嘆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荆棘裏。閔遍幾番寒暑。劍戟灰飛。旌旗鳥散。底處尋樓。鴈。暗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憔悴玉帳。虞兮燈前。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謾若梅瓣。凝粧楊花。翻曲回首。城章終古。翠螺青黛。絳仙慵畫眉。嬾

歌竟。勸韶盡飲。數杯後。韶豪態逸發。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末群雄起。城事歷歷如目覩。且詢陳主行事。

之詳麗人曰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此非妾所敢知也韶曰余請遂言其爲人烈烈而少英斷質質然而昧幾微委任臣僚非才者衆如陳平章姚平章皆斗筭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官武弁則縱情酒色文吏則惟事空言城門狹而弗能容輦爰作飛橋九江陋而銳於建都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况復潛弑壽輝顯居厥位改元建號弟兄井底之子陽狹量淺謀奴僕江南之李景而猶奮攘塘臂拒抗鷹

楊豕殪蛇殂大將已殲於湖水鯨誅鯢戮幼身旋斃於箭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籌帷幄弘濟艱難者特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群雄鼎沸之秋居草昧風塵之日而謀臣智將拂士才官履履若此烏得而不敗亡哉麗人凄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日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因口占一詩曰

鳳駕龍舟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蘆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煙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

粧臺鸞鏡匣長封

憑君莫話興亡事

淚濕胭脂損舊容

誦而索和韶即依韻賡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萬戶空

幾番揮淚夕陽中

唐環不見新留襪

漢燕猶餘舊守宮

別苑秋深黃葉墜

寢園春盡碧苔封

自慚不是牛僧孺

也向雲堦拜玉容

麗人惜惜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于亭相

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烏啼城頭鼓歇兩人扶

携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為久計不宜風眠露宿

貽俗子輩嗤笑韶領之亟返逆旅則陳梁二生繫候

開舟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故不得同

行矣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第暫爾一歸隨當趕上

幸為預鱸縮項之鱖多買團臍之蟹三兩月間當同

賞習家之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羅歌大堤度幾斯

遊亦一時之快也二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

鴈已先在矣遂導過亭北竹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

壁燈燭交輝纔及重堂麗人迎笑出紫玉杯飲韶曰

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留宿月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韶曰。妾死時。僞漢方盛。主寵復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墳堂。備一品之威儀。是致五軀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廬君愛女。南極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爲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眦。屈指三旬。歛然能步。或同携素手。遊衍隧中。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與韶論舊事曰。

未及十二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簪奇花。親放一蝶。蝶聞花馥。飛着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謂妾等曰。昔唐明皇屢爲此戲。楊妃專寵。不復舉行。朕則不然。罔分厚薄。汝輩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衆皆叩首謝。又曰。主嘗得元進士。沔陽知府。劉聞待以殊禮。萬幾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爲太常博士。甚有聲名。果爾乎。聞對曰。臣爲禮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

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兄。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從之。吾主又詔之曰。卿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卒問。自不容掩。其以事元者。事我不患。不至大官。聞頓首謝。主又曰。卿與李黼同榜。黼不死。我當大用之。然黼自為主。幸獨得卿。善為詩。近有作否。聞對曰。臣不能死。義有愧於黼。嘗以杜甫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為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為陛下誦。

之。因跪陳之曰。

世運厄陽九

干戈禍生民

陵谷有高卑

一朝易具陳

間關中卽將

慷慨遠與巡

志同事乃異

非有屈與伸

堂堂李江州

求仁而得仁

清風已十載

而我猶為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辭慚矣。由是陋其為人。無復進用之意。斯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妾觀之。不特窈碧之王維。欠歿之范質。為可罪哉。韶聞其論。心甚服焉。其所言多當時宮掖間事。多不悉記。奈何。

韶迷戀情深。鄉關念淺。春來秋去。四載于茲。雖比目並游之鱗。戢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戀也。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隱忍弗言。繼則舉聲大慟。韶慰解萬方。乃一啓齒曰。與郎冥契。盡在來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韶聞之。悽惶感愴。欲自縊於隧間。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數。舉莫能逃。縱曰舍生亦爲徒死。韶乃止。金鴈鈿蟬。輦亦依依不忍。

捨或設飲食與韶。送程既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雙。明珠步搖一對。付生曰。表誠寓意。覩物思人。再會無期。願郎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袂障面而還。韶猶悲不自已。殘淚滿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乃重尋原店安下。收拾歸吳。越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房縣方咎韶負約。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物。奇寶也。誠子之遇仙矣。韶叮嚀諄切。僕勿輕言。故人無知者。同舟歸家。及門則妻死久矣。乃以條脫一枚。投回回肆中。賣之得錢萬

錠於虎丘靜處建壇請道士鶴林周玄初設靈寶鍊
度三晝夜薦妻正齋之夕。同道士行朝皆退。親寫心
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資麗人冥福。醮罷玄初夢
二婦人。一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姬來。謝曰。妾輩俱承
善果。已投龜臺金母侍宸矣。言訖駕祥雲向西而去。
翌日玄初詰詔曰。君昨所薦。只主闔張氏。又何有鄭
氏等三人焉。韶心知爲麗人。鈿鴈祥爲不辭曰。吾夢
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
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于此。詩曰。

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樊
纓。吳中自昔稱繁華。迴還十里皆荷花。窺紅閨綠
謝遊冶。與余共泛星河槎。星河留連湓浦邊。空亭
醉訪琵琶絃。銀篋擊節不堪問。錦襪生塵殊可憐。
廬山月上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追隨鈿鴈雙
嬌嬈。直入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霧
滃椒蘭。含情憤作雲雨夢。鴛枕生愁清夜闌。前朝
佳麗誇環燕。圖出千人萬人羨。太真顏色趙肌膚。
繡帳懸燈幾回見。情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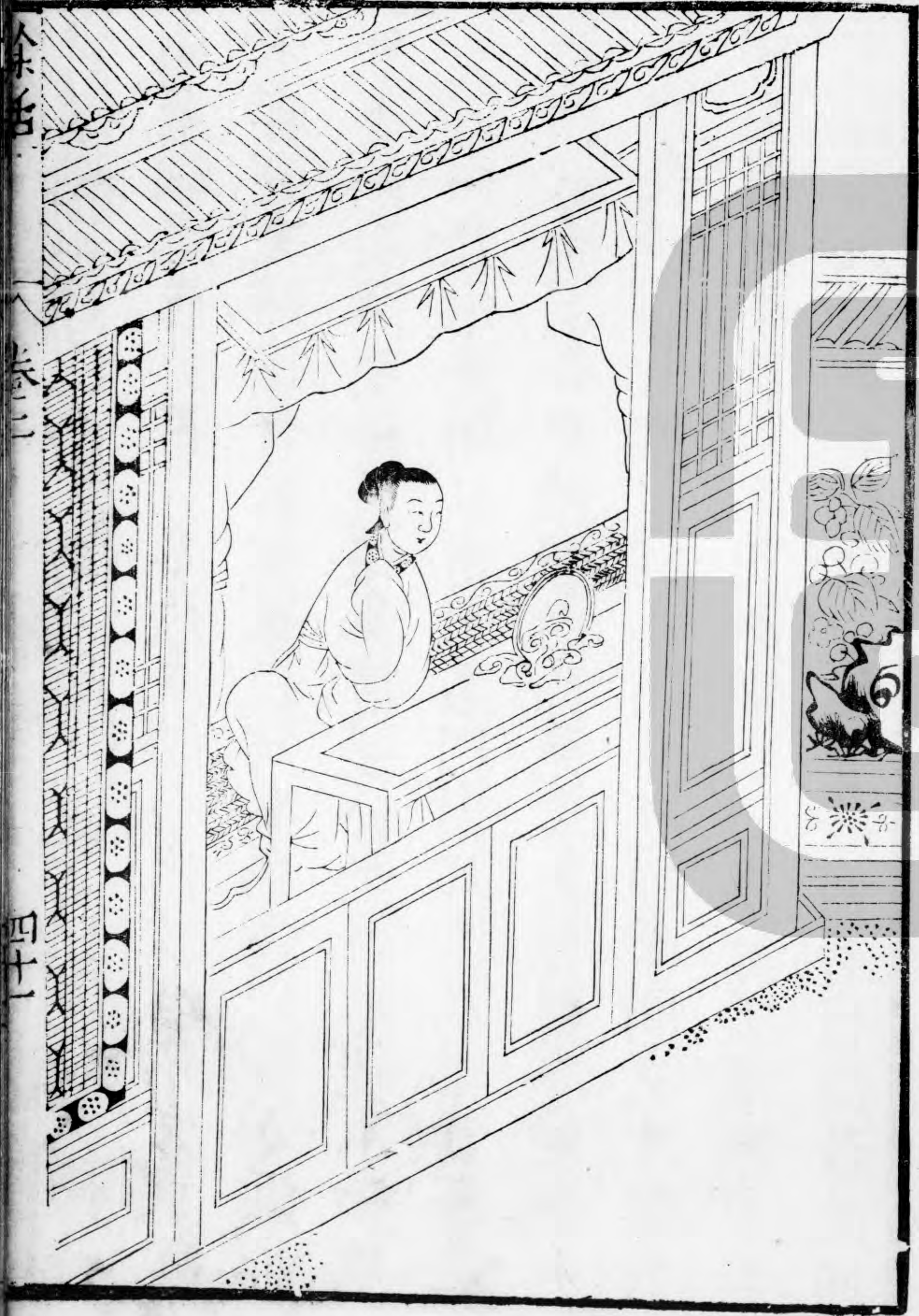
如癡縹囊留得黃金贈。淒涼忍看徒傷悲。徒傷悲。難再得。當初若悞有分離。此生何用途。傾國

韶從此不復再娶。投禮玄初爲師。授五雷斬勘之法。往來兩浙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失所在。近時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鸞鸞傳

趙鸞鸞字文鵠。東平趙舉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屑雜飯食中啖之。長而躰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猶精於剪製刺繡之事。又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穎。

而鸞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穎家坐事。日就零替。鸞毋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村朴。目不知書。鸞旣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節。異卉奇葩。輒對之掩鏡悲吟。閉門愁坐。景之接於目。事之感於心。一寓於詩。積而成帙。名曰破琴藁。旣三月。而繆生死。鸞回父母家。次年冬。穎亦喪耦。乃遣人復伸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弗許。穎必欲成其姻。蓋聞鸞之賢。而悅鸞之貌也。乃賤得穿珠匠婦王媽媽者。出入趙氏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賄媽媽。求勸親焉。兼使私問於



鸞微觀其意。媽媽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老身久懷一事。屢欲奉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公夫婦尊意若何。舉曰：何事。媽媽曰：賢女孀居。服將闕矣。薄聞柳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笑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爲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穎亦喪婦。迫出前定。似非偶然。况穎學問文才。視昔繆生百倍。不可同年而語。鸞驚心事。諒必無嫌。更其家溫裕。大勝曩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婿。若此何

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媽復密勸於鸞。曰：穎之慕爾。若大旱之望雲霓。今尊君旣許好事。卽諧然旣遇知音。爾不可無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悔之遲矣。鸞甚然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付媽媽。曰：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處中閨。執泉治絲。謹循內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案以齊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冰爲神而玉爲骨。螭如領而手如莢。正及芳年。遴選佳婿。詎期薄命。竟配下流。遂爾辜其出衆之才。屈其傾城之貌。歛茲怨悔。寓

厥詩詞對月白之宵。遇清風之旦。強與語。強與笑。
鸞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鴝隨野鶩。孰料庸才短。
折辱弱孤嫠。土木形骸。惡况暫空於眼底。風花情。
性幽。悖尚鬱於尊前。徒懷蔡琰之悲。永抱淑真之
恨。已耳棄置。過辱聘求。蓋以伸前時之好言。作後
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之鹿
車。吹秦娥之鳳管。願畢志以偕老。冀投身以相從。
未侍光儀。先申愚悃。惟高明其諒之。

媽媽還賀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爲賞。穎曰。若余事濟。
百金豈於母惜。仍出鸞簡付穎。穎讀而雀躍曰。真所
謂窈窕淑女。吾其可不以琴瑟友之手。卽十日納聘。
而續其絃焉。御輪之夕。鸞乃私語於穎曰。妾雖孀婦。
然尚處子。郎不可不知。穎愕然曰。何謂也。鸞云。昔繆
生有疾。不能近婦人。雖與爲夫婦。將肆月而無人道。
卒以喪身。然此事獨吾母知之。他人不知也。穎未信。
鸞請驗之。而果不謬。旣歸之後。孝敬奉於舅姑。雍和
友於姊妹。遇婢僕以恩惠。爲先相夫子。以勤儉爲本。
鄉隣之貧乏者。則隨力相周。親戚之往還者。則以禮

相待由是内外交齊稱道其賢暇則與頴玩釋詩騷
吟咏情性若吳絳仙之容華曹文姬之藻思不屑論
也頴中表兄弟有自都下回者錄得貫學士蘭房詠
詠六題曰雲鬟檀口柳眉酥乳纖指香鈎凡六首頴
借歸與鸞觀之將效其軀製而構思未就鸞輒先賦
曰

擾擾香雲濕未乾

鴉翎蟬翼膩光寒

側邊斜插黃金鳳

粧罷夫君帶笑看

右雲鬟

弯弯柳葉愁邊感

湛湛菱花照面頻

嫵媚不煩螺子黛

春山畫出自精神

右柳眉

御盃微動櫻桃穎

咳唾輕飄茉莉香

曾見自家樊素笑

瓠犀顆顆綴榴房

右檀口

粉香汗濕瑤琴軫

春逗酥融白鳳膏

浴罷檀郎捫美處

露華涼沁紫葡萄

右酥乳

織織軟玉削春葱

長在香羅翠袖中

昨日琵琶絃索上

分明指甲染猩紅

右織指

春雲薄薄輕籠笋

晚月娟娟巧露錐

簇蝶裙長何處見

鞦韆架上下來時

右香鈎

寫以呈穎穎服其敏妙爲之閣筆。明年至正戊戌田
豐破東平穎與鸞相失莫知所在已而毛貴復陷東
昌留僞將俞左丞者鎮守俞頗知道理凡所掠男女

出榜召人識認給還穎聞之意鸞或者在彼衝冒白
刃中求而未得致憂窘問有指女冠院語曰盍不於
此訪求乎穎如言去果見婦女十餘人纍然監繫穎
問鸞姓名存歿一婦人荅云數日前喚去不在此蓋
賢婦人也可惜可惜穎又問娘子何以惜之曰妾亦
良家遭虜與趙氏處者五閱月其他人家宅眷皆汚
辱于寇輒得放還獨吾與趙氏及在此數人誓死不
辱故被囚禁何時復得見天日也言訖淚下如雨穎
亦灑泣低聲語婦云趙氏余妻也不知今在何處婦

日聞有周萬戶者領去莫測所之但臨行時知君必
來相覓留書託我俾以授君卽於衣領中取付穎使
急持去蓋恐監者知覺必遭筆罵穎開而讀之果妻
手筆也書云

妾鸞妾從出適忽值兇徒顛沛流離艱難痛苦殘
骸餘喘與歿爲鄰備歷危疑幸存貞節皇天厚土
實所鑒臨將殞城微軀則自經溝瀆將混同未俗
則褻慢綱常是以毀壞形容偷存息視雖落花無
主慙爾隨風而畜犬喪家終然戀主愴惶四顧樵

悴平生股肱苟完心膽俱喪每遇窮簷夜雨古道
秋風但有凝望眼穿憶歸腸斷壁燈半滅淚盡眼
枯戰鼓爭喧魂飛魄散已分膏塗野草血染沙沱
寧飼肉於烏鳥肯委身於狗彘效投崖之烈女慕
斷臂之貞妻詎復被播遷忽聞消耗知君無恙贖
妾有期敢遽更恐歿妾卽今見在濟南南周其姓氏
萬戶其官緣係漢人差若良善君得書之後速備
金帛來贖不宜迂延稽緩恐一時調撥則轉移他
處矣百年伉儷一旦分張覆水難收拳拳盼望所

宜深慮早致良圖。毋俾妾爲陽臺不歸之雲也。伏楮淒斷，不知所云。

頴得書，則又間關跋涉，達于彼中。萬戶方擁重兵，赫然聲勢，未敢輕進。投其鄰而安下焉。越數日，緝知鸞之在也，而無由以通消息。乃日伺於門，見一巫媪往來，頻數意必府中之親信人也。候媪出，潛隨至家，奉金一錠爲壽，而以情告焉。媪曰：將軍夫人妬忌，所虜婦女皆處於別室，除浣洗衣裳炊造飲食之外，不容輒出。近亦有給還其親屬者，令妻若在，吾當爲玉成。

次日媪詣第，潛問果得鸞，而私報焉。鸞出一緘付媪，媪持出以授頴，題曰：悲笳四拍，讀之流涕。乃就懇媪請於夫人贖鸞。夫人曰：吾無所用，况其夫在，何忍留之。當卽遣還。頴乃奉珍珠耳璫、黃金排釵各一事于夫人。夫人卽呼鸞使頴領去。於是夫婦相携，拜辭而出。其曲錄於此。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元運衰。夫與妻兮忽此離，父與母兮生歿安。可知狼煙四起兮，沸鼓擊鋒鏑。成林兮盛旌旗，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禮義。城

亾兮法度隳身流落兮天一涯腸欲絕兮心孔悲
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右一拍

蜂蟻屯聚兮豺虎嗥心毒狼兮躰腥臊煙塵傾洞
兮人窟逃寒沙暴骨兮沒蓬蒿亾家遇難兮傷吾
曹義重命輕兮如鴻毛誓捐此生兮期弗辱仰天
俯地兮獨煩勞

右二拍

棄賢俊兮逐兇愚東西轉徙兮卒無寧居貪姪是

樂兮殺戮是娛所在剽掠兮所過爲墟發塚墓兮
焚燬實廬閨門孱弱兮被擄驅舍生取義兮捐微
軀誰云女婦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兮思念我鄉曲地角天涯兮見我骨肉
姑亾舅沒兮家傾覆逃窟苟活兮被驅逐仇儷離
比月兮何時復幸茲陋軀兮得免汚辱誰爲義士兮
揮金玉歌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穎鸞既復合。乃相與謀曰。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團樂。而前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遠遁於深林大壑中。少避氛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後。同其共苦。相敬如賓。與缺梁鴻。龐公王霸。亦未可以優劣論也。鄉閭遠近。頗化其風。一日。穎出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公名久矣。當送田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瞠目大罵曰。斫頭賊。吾豈從汝反哉。賊怒殺之。道上鄰舍奔告。鸞走哭負其屍以歸。親拭其血。而手殮之。積薪焚穎。燄既熾。鸞亦投火中。歿焉。見者驚駭。爲之竦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隣里。捨其遺骸。塋之。伐石表其墓曰。雙節之墓。君子曰。

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旦臨利害。遇患難。鮮能允蹈之者。鸞幽女婦。乃能亂離中。全節不污。卒之夫歿於忠。妻歿於義。惟其讀書達禮。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過別船者。聞鸞之風。其真可愧也哉。

録言
全二

